

金馬獎最佳剪輯獎-李明文 得獎作品：玻璃之城

採訪/撰稿：趙美倫 時間：1999/07

記：首先恭喜你得到第三十五屆金馬獎最佳剪接大獎，請您發表一下得獎感言。

李：我事先觀摩參展的片子，感覺得獎機會滿濃的，果真得獎了，當然很開心，現在最大的心願是再得獎。我個人的得獎感受是覺得，幕後工作者的專業並不因得獎而廣受媒體的重視，媒體在追逐幕前工作人員的同時，並未深入的報導電影這個工業隱性的那一面，這是我覺得遺憾的地方：但我也從杜可風和張叔平因專注與努力而一再得獎、受到的肯定與尊崇看出，唯有一再得獎，才能在這行競出，進而引起媒體的正視，才較有機會引領風潮、解構風潮，吸引人才投入，只要幕後的專業受到應有重視，我相信對電影的起飛會有一定的作用。

記：談談你剪戲的過程和剪戲訣竅。

李：我會先聽導演說戲，再消化導演的概念後才開始去看劇本，之後再看片子作融會，直到有感覺才試剪，剪後仍需修個三、四次，這要視導演而定，因為我是在導演看片前先剪，導演看過提出意見作溝通後再修改，完全修訂完後才讓片商過目，定案須俟老闆拍板才算。若與導演、美指意見相左得太厲害，我會先建議休息一天，大家冷靜想清楚後再決定怎麼剪，譬如，若阿叔（張叔平）要求美，徐克要炫得犀利，我要有感覺，這樣一來，勢必要停剪作討論，當然，如何堅持自己的想法，如何接納別人的觀點，這些都是要經過學習的，作溝通的大前提是必須有良好的溝通態度。

記：必較一下兩岸三地的電影環境。

李：大陸整體的電影工作環境是較香港落後的，工作人員缺乏主見，幾乎全聽導演的，當然新一代較堅持自己的看法，但整個大環境仍不脫朝九晚五打卡的工廠型態的刻板模式，這是比較可惜的，但他們非常尊重外來的專業人士，一方面我們夠專業，二方面他們學習精神滿好的，且器量夠。台灣的電影偏重人文精神的展現，運鏡亦與香港、大陸截然不同，說戲的人非常重視精神層面的東西，將人

與人之間關係探討得比較開放，對人性的多樣化作很多模擬與寫實，滿重視自我感受，但整體表現看來則較為內斂。這幾年亞洲電影不景氣，台灣亦受影響，電影從業人員都半投入 MTV 或廣告的創作行列，但因為這些創作是屬於秒數較短的東西，這樣的小結構處理久了，會降低組合大時空的能力，對製作電影而言是較不利的。在電影大時空、大結構的製作成熟度方面較吃虧，這應該是一個隱憂吧！香港有東方好萊塢之稱，亦就是說它容易把好萊塢那套玩透，尤其是商業成本及市場的考量，但好萊塢除了市場、成本考量之外，他們的思考還融入國際的變化、結合國家的需求及追求人類的理想。目前香港也朝這方向努力，但因受經濟不景氣波及，出片量的降低已導致許多人才流失到好萊塢打天下。當然香港有些片子仍流於譁眾取寵，但精緻的仍佔多數，香港的後製與台灣差不多，軟體（電影週邊的人）成熟度高，片子推出多，磨練的機會自然多，這是香港軟體成熟因素之一，這裡值得一提的是香港的分工很合理，不會一個人身兼數職，大小事一腳踢，產生角色混淆的害處，再者香港電影人容易溝通，亦容易進入狀況，這是節省成本最經濟、最直接的方法，若可以將浪費在溝通、近入狀況的人力、時間、金錢拿來另作開發，受益最大的自然是出資的片商，如此一來，拍片成本降低，拍片機會自然也大增，這不僅是小製作的有利生存方式，亦是好萊塢大成本、大製作的心態，把錢用對地方比什麼都重要，尤其是在不景氣時。香港電影人對電影一直十分熱情、投入，只要有心經營，我相信香港電影會起來的。

記：請就兩岸三地的硬體及後製作個比較。

李：大陸是手搖接片器，是純手工剪接的，還未脫離手工業，前製決定一切後製，因此後製影響不到前製。台灣是用 Avid（電腦數位）作業的，在後製時仍有置喙的於地。香港後製作業也用 Avid，Avid 是香港較通用的，至於 Lainwork（類似剪片機）則較少用。美國也是用 Avid 及 Lainwork。兩岸三地都用三五厘米的機器同步收看，但三五厘米機器的種類很多，台北、太極、利達、意象是硬體的四大公司，他們的產品在軟體操作或有不同，但在硬體方面卻幾乎一致，台灣在

機器淘汰的速度上相當快也相當敢。

記：你在什麼機緣下跨入行，與電影結下不解之緣。

李：我是朋友介紹進入滾石的，我今年三十五歲，專心剪接工作有五年，一開始是做葉錦鴻的「飛一般愛情小說」，接下來是奚仲文的「安娜馬德蓮娜」及關錦鵬的「越快樂越墮落」及「越夜越美麗」的副導，但「越夜越美麗」沒上映，另外還接了兩部紀錄片，最近才有機會和張婉婷導演合作「玻璃之城」，希望將有機會能接動作片，我自認剪動作片的功力不差。

記：港台有沒有天皇巨星這回事。

李：如果這是一個沒有英雄的時代，那就很有可能沒有天皇巨星的存在，因為可以在 LD、VCD 第四台都可以大量的看到他們跨行的身影，首先失去神秘感，再者多方面的發展容易造成樣樣行、樣樣稀鬆的困境，才藝一難定位，就很難有進一步發展，演藝圈是很現實的，在演藝工作上不能更上一層樓，就會輕易的被取代。

記：對國片的看法

李：精緻的一面不用說，但粗糙的一面不妨談一下，現在的娛樂報導太八卦取向，記者專業知識不足，無法刺激電影人拿出好成績，也無法教育觀眾。再者是整體社會太注重包裝而忽視戲劇本身的價值，得獎不被視為一種專業的提升，反而被視為是一種名氣的包裝，一種方便影片爭取票房、工作人員爭取更多的工作機會的二個途徑，這些會是影片成長的阻力，因此希望記者的專業素養能先提升，求好心切的去要求好的作品。

記：在什麼情況下，您一個人從台灣遠渡香港打天下，怎麼適應的。

李：我父母早逝，台灣唯一的親人是哥哥，他也成家立業了，因此在親情方面我比較不用牽腸掛肚，當有香港工作的機會，我就抱著不妨試試的態度接受了。起先由關錦鵬導演介紹我幫葉錦鴻導演剪片子，之後葉錦鴻導演的夫人謝佳慧女士及一千好友全幫我找工作打點我生活上的瑣事，目前我在跑馬地與朋友租房子，

生活儘量簡單。我的良師益友們認為有責任拉拔有能力、有新觀念的新血上來，因此我就成了當然受益者，我非常感激他們，而我亦受他們的影響，非常喜歡接觸新事物及了解年輕一代在想些什麼，若我有能力與機會，我也願意提攜後進。

記：圈內從台灣過去香港工作的人多不多，有發展嗎？

李：我個人因受士大夫觀念影響，一個時間只專心一件事，沒辦法加入香港搶錢一族，也從不去想明天會怎麼樣，一切發展都看今天。和我同期來港發展的人不多，只有杜篤之與舒淇，他們的表現很不錯，發展也很順利。

記：對台灣電影生態有什麼建議。

李：不要忌才或濫用定義，放棄生為誰家班底死為誰家鬼的固步自封心態，老一輩與新一輩要充分合作，因為電影圈很吃人面廣、善交際這套資本主義，因此要互相提攜、團結、向心力足，找資金的找資金，勘市場的勘市場，要能接受挑戰，經得起考驗。進這一行，才氣與自信當然很重要，但理念的實踐的精神更重要，因此它才是真正推動火車頭原動力。有些人向家裡要錢砸進去，或將一生積蓄投入，我認為這樣的力量有限，成交不大，不過熱情感人，應受肯定，但我認為團隊作戰的力量遠優於個人單打獨鬥。

記：幕後工作為什麼選擇剪接而不是其他。

李：當導演要決定很多繁瑣的事；當製片要懂得規劃財務使收支平衡；這兩類工作的難度都較高，做剪接較單純又可以得獎，至於副導嘛，連得獎的機會都沒有耶。

記：目前有工作在進行？還是善價待沽中？會漲酬勞嗎？

李：有可能幫關錦鴻導演做雅芳的廣告，另外有一些還在談。漲價是雙方的事，現在並不景氣，還是要看對方的誠意，但應不會低於目前的價碼。

記：最後說個心願。

李：希望景氣快快復甦，電影工業能蓬勃發展。